

Niina Ning Zhang. (2013) 《漢語的量詞結構》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Reviewed by 鄧昊熙 [Haoxi Deng]

漢語中量詞的句法結構及其功能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之一。《漢語的量詞結構》(*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一書為漢語量詞的句法結構、句法位置以及語義解讀提供了精細的描寫和分析。基於 [Numerability] 和 [Delimitability] 兩個具有雙值特徵的屬性，本書提出了名詞的四分法，通過名詞的四分法來對漢語的量詞進行重新審視，進而為漢語量詞的功能提出了新看法。雖然本書仍有一些值得商榷之處，但本書的確是一本研究語言量詞結構及其相關屬性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獻。

關鍵詞：量詞, 可接數詞性, 限界性, 複數, 句法結構

作為一種典型的量詞語言，漢語的數量表達（如「一本書」）具有以下三大特點：1. 量詞出現的強制性；2. 語序的固定性；3. 成分間的緊鄰性。漢語量詞的句法結構及其功能一直是學界關注的熱點問題。《漢語的量詞結構》(*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一書是臺灣國立中正大學張寧 (Niina Ning Zhang) 教授的新作。該書由德國的 De Gruyter Mouton 出版社於 2013 年出版。全書共 xii + 319 頁（包括參考文獻和語言檢索表），ISBN 978-3-11-030374-2。本文首先介紹該書的主要內容，然後對全書做簡要評述。

一、 主要內容

第 1 章「引言」主要介紹全書所要關注的幾個主要問題，包括漢語量詞的功能，漢語如何表達單 / 複數概念，漢語數量表達的句法層次結構以及量詞的句法位置等。本章初步區分了個體 (individual) 量詞和個體化 (individuating) 量詞。例如，漢語「一支筆」中的量詞「支」在英語中沒有對應的表達，作者把這類量詞稱為個體量詞；而「一滴油」中的量詞「滴」對應於英語中的 drop，這類量詞被稱為個體化量詞。¹ 作者把包含這兩種量詞的語言（如本書所關注的漢語）稱為「數詞量詞」語言。同時，本章還介紹了全書所採用的理論框架以及各章節的基本內容。

1. 本書作者沒有給個體量詞和個體化量詞下精確的定義，稍顯遺憾。

第2章「量詞與可數性」主要提出並討論名詞性成分兩個重要的組合關係 (syntagmatic) 屬性：[Numerability] 和 [Delimitability]。這兩個屬性是全書分析的基石。前者與名詞性成分是否可以直接與數詞組合有關，而後者則與名詞性成分是否能被限界性修飾語 (delimitive modifier) 修飾有關。如果一個名詞性成分能直接與數詞組合，那麼它便有 [+Numerable] 特徵，反之則帶有 [-Numerable] 特徵。例如英語中的 oil、furniture 等由於不能與數詞直接組合，所以帶有 [-Numerable] 特徵。需要特別注意的是，作者這裡所提及的 [Numerability] 屬性與語法中的「數」(Number) 範疇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前者指的是名詞性成分能否與數詞直接組合的能力，而不考慮單／複數標記的差別；相反，後者往往在形態上表現出單／複數的差別。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名詞性成分能被表示大小、形狀或邊界的限界性修飾語修飾的話，那麼它便帶有 [+Delimitable] 特徵，反之則帶有 [-Delimitable] 特徵。例如英語中的 oil、music、snow、blood 等名詞不能被限界性修飾語修飾，所以便帶有 [-Delimitable] 特徵。作者從名詞性成分與不定冠詞、量化詞 (quantifier)、副詞以及量詞的共現限制和代名物化 (pronominalization) 等多個角度來為上述兩個屬性提供獨立證據。由於這兩個屬性均為雙值特徵，因此從邏輯上講，這兩個屬性的組合一共有四種可能性。作者利用這四種可能性對傳統可數／物質名詞 (count/mass noun) 作了重新定義，並由此得到了比傳統兩分法更為精細的分類：[+Numerable, +Delimitable] 表示可數名詞，且能受限界性修飾語修飾，如英語的 unicorn；[+Numerable, -Delimitable] 表示可數名詞，但不能受限界性修飾語修飾，如英語的 belief；[-Numerable, +Delimitable] 表示不可數非物質名詞，如英語的 furniture；[-Numerable, -Delimitable] 表示物質名詞，如英語的 oil。基於這兩種屬性，作者考察了漢語的名詞，並得到了「漢語中所有名詞都帶有 [-Numerable] 特徵」的觀點 (Zhang 2013: 29)。即便如此，漢語名詞在 Delimitability 屬性方面仍存在差異。名詞所帶的不同特徵對單位詞 (unit word)² 的選擇以及分類產生了影響，粗略地說，帶有 [+Delimitable] 特徵的名詞被個體量詞選擇，而帶有 [-Delimitable] 特徵的名詞被個體化量詞選擇。例如，漢語中的「血」不能被限界性修飾語修飾，帶有 [-Delimitable] 特徵，從而被個體化量詞「滴」選擇而得到「一滴血」的數量表達。與此相對的是，漢語中的「葡萄」可以被限界性修飾語修飾而帶有 [+Delimitable] 特徵，它被個體量詞「顆」選擇，從而得到「一顆葡萄」，但它不能被個體化量詞（例如「滴」）選擇。作者還對文獻中存在的關於可數／物質名詞的區分做了回顧和評論，並指出可數名詞的唯一決定性特點是 [Numerability]。既然漢語中所有的名詞都帶有 [-Numerable] 特徵，所以都屬於不可數名詞。但不可數並不意味著就是物質名詞。

2. 本書作者把所有類型的量詞和測量詞 (measure word) 都看作是單位詞。鑒於本書以量詞作為討論的焦點，本文中所講的「單位詞」主要是指量詞。

第3章「量詞和量化詞」較短，主要探討量詞和量化詞共現時所表現出來的各種屬性。說到兩者的共現問題，無外乎有以下三種可能性：(1) 量化詞可以與量詞共現，例如「幾」、「好幾」、表示「幾個」這個概念的「兩三」等；(2) 量化詞不能與量詞共現，例如「(一)點兒」、「(一)些」等；(3) 量化詞可以選擇性地與量詞共現，例如「多少」、「很多」、「好多」、「好些」等。對於這三種可能性的討論構成了本章前面三個小節的主要內容。作者特別指出，能與量化詞共現的量詞與出現在數量表達中的量詞具有相同的屬性。而對於第二種可能，即量化詞不能與量詞共現，可能會存在一些爭議。比方說，有人可能會提出「些」後面可以跟量詞「個」。但作者認為這種情況是有限制的。本章一個較為特殊之處在於花了超過一半的篇幅來討論名詞性成分中「一」的非數詞用法，其中涉及泛指量化詞「一」（如「一個人總會經歷生老病死」中的「一」）、存在量化詞「一」（如「他感受到了一絲悲涼」中的「一」）以及最大量化詞「一」（如「一片狼藉」中的「一」）的種種屬性，從而為第4章中分析「一」的非數詞用法與重迭單位詞的共現做好鋪墊。

第4章「量詞和複數」主要討論漢語中複數概念的屬性及其表現形式。作者認為，重迭單位詞 (reduplicative unit word, RUW) 是漢語用於表達複數概念的手段。需要注意的是，RUW 表示的是單位的複數概念而不是個體的複數。例如，在「一朵朵鮮花」中，鮮花的單位複數概念與個體複數概念正好重合；但在「一簇簇鮮花」中，重迭單位詞表達的是鮮花的單位複數概念而非個體複數概念。與漢語的光杆名詞不同，帶有 RUW 的名詞沒有單數的解讀。因此，作者認為 RUW 可以被看作是漢語的複數標記，而處於 RUW 左側的「一」並不是一個簡單的數詞而是前文曾經提及的存在量化詞「一」。雖然 RUW 是漢語的複數標記，但它與其他語言中的複數標記存在一個重要差異：漢語中的 RUW 不能觸發「數」範疇的一致。RUW 的能產性較高，可以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 漢語中所有類型的單音節單位詞都能以重迭的方式來表達複數的概念；(2) 可以帶 RUW 的名詞不受名詞種類的限制；(3) 帶有 RUW 的名詞在分佈上較為自由。作者指出，即便能產性較高，RUW 仍然需要獲得允准：或者從存在量化詞「一」那裡獲得允准；或者從「都」那裡獲得允准。作為一種編碼複數概念的形態手段，RUW 並未包含有定／無定、有指／無指的解讀。另外，RUW 與一般的數詞並不相容，與必須由數詞來允准的成分也不相容（例如漢語中的「總共」一般由數詞來允准，所以「桌上放著總共一瓶瓶紅酒」不能說）。這從另一個側面反映出漢語的 RUW 與英語的複數標記 -s 還是有差別的。

雖然本章的標題是「量詞與複數」，但作者的討論並沒有限於複數標記，而是利用大致相等的篇幅來分析漢語單數標記，以便於與前面所提及的複數標記進行對比。作者認為，在漢語中，如果一個量詞不是以重迭的形式出現或者不與數詞一起出現的話，那麼它一般表達單數概念。請比較下例：

- (1) a. 池塘裡飄著片片荷葉。
b. 池塘裡飄著片荷葉。
- (2) a. 張三買了三件衣服。
b. 張三買了件衣服。³

同時，作者把後面跟有名詞而前面沒有數詞的單位詞稱為「簡單形式單位詞」(simple unit word, SUW)，並把 SUW 看作是單數標記。至此，我們可以得到以下結論：在漢語中，複數概念是通過 RUW 來實現的，而單數概念則是由不帶數詞的 SUW 來表達的。與 RUW 一樣，漢語的 SUW 也不會觸發「數」範疇的一致。此外，SUW 的能產性體現在由任何種類單位詞構成的 SUW 都可用於表達單數概念。另外，SUW 所表達的單數概念是針對單位而非個體而言的，而且 SUW 也未包含有定 / 無定、有指 / 無指解讀。⁴ 即便 SUW 與 RUW 有相似的屬性，但兩者之間仍存在差別：SUW 較為自由地與不同類型的量化詞共現，而 RUW 則受到限制。例如，SUW 可以與全稱量化詞「每」共現，如「每本書都貼了條碼」，但 RUW 則不能與「每」共現，如「每本本書都貼了條碼」不能說。作者認為這與兩者不同的語法化程度有關。前面曾經提過，SUW 的一個特點是前面沒有數詞，這很容易使人得到「SUW 是由刪除數詞『一』而得來」的假設。但作者從省略操作應遵循的條件、省略操作的基本屬性、SUW 與副詞共現的限制、帶有 SUW 的名詞的屬性以及跨語言事實等多個角度對這個假設提出了質疑。

第 5 章「數量表達的句法構成關係」主要討論漢語數量表達中各個成分之間的句法關係。漢語的數量表達通常由三部分組成：數詞、量詞和名詞。這三者之間的句法層級關係是本章著重討論的問題。按照句法樹兩分叉的做法，這三者之間的關係不外乎有兩種可能：一是數詞先與量詞組合，然後名詞再組合進來，如下 (3) 所示；一是量詞先與名詞組合，然後數詞再組合進來，如下 (4) 所示。

(3) [[Numeral + Classifier] + N]

(4) [Numeral + [Classifier + N]]

作者認為上述兩種結構在漢語數量表達中都是可能的，具體的句法層級關係與單位詞的種類有關：帶有容器測量詞 (container measure)、標準測量詞

3. 漢語普通話的「Cl+NP」結構一般不出現在主語位置。當然，普通話裡也有類似於「連個人影兒都沒看到」這樣的表述，不過這與焦點運算元 (operator) 的出現有關。所以提供的例子以該結構出現在賓語位置上為主。而粵方言和吳方言的「Cl+NP」結構既可以出現在主語位置上也可以出現在賓語位置上。

4. Cheng & Sybesma (1999) 分析了普通話與粵方言「Cl+NP」結構的有定 / 無定解讀差異，他們認為這與結構表徵差異有關：當「Cl+NP」是 CIP 時作有定解讀，當它是 NumeralP 時則作無定解讀。Zhang (2013) 對此則無太多討論。

(standard measure)、集合量詞 (collective classifier) 和部分量詞 (partitive classifier) 的數量表達採用左分叉結構 (3)，而帶有個體量詞、個體化量詞和種類量詞 (kind classifier) 的數量表達採用右分叉結構 (4)。作者為漢語數量表達句法結構的兩分法提供了四個方面的證據。第一，兩個原本互不相容的修飾語會因為分別處於不同的直接成分 (constituent) 當中而得以共現，例如「停車場裡停放著一大片小車」。第二，對一些量詞而言，限界性修飾語和量詞之間的先後順序不會導致語義差異，但就另一些量詞而言，修飾語和量詞之間的先後順序差別會誘發語義差異，如下面例子所示：

- (5) a. 一長條木板
b. 一條長木板
- (6) a. 一大箱蘋果
b. 一箱大蘋果

第三，不同類型的量詞與其後所跟的名詞之間所存在的語義選擇關係也不同，由於選擇關係是基於局域性句法關係的，因此不同的選擇關係就反映出不同的句法結構關係。第四，當表示大小和形狀的修飾語一起修飾同一個名詞時，通常表示形狀的修飾語更靠近所要修飾的名詞（如「一張小方桌」能說，但「一張方小桌」不能說）。不同類型的量詞在這兩類修飾語的順序上體現出差異，如下例所示：

- (7) a. 一隻小圓蘋果
b. *一隻圓小蘋果
- (8) a. 一小盤圓餅乾
b. 一圓盤小餅乾

上述四方面證據表明不同類型的量詞具有不同的句法行為，這說明數量表達的句法結構應該區別對待。這對以往任何試圖用統一的方法來處理相關現象的研究來說無疑是一個挑戰，因此作者對以往文獻中所提及的統一分析思路進行了較為詳細的回應，進一步說明了兩分法的優勢。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對句法結構的兩分法分析思路是針對不同類型的量詞而言的，與可數／物質名詞之分無關，與個體／數量之分也無關，與有定／無定以及有指／無指之分也沒有關係。在論及「的」與單位詞共現時，作者認為，所有類型的單位詞一般都能後接「的」。特別地，如果個體量詞、個體化量詞和種類量詞後接「的」，那麼這類表達方式更加凸顯數量上的解讀，如下例所示：

- (9) a. *十平米的房子裡有一個的人。
b. 十平米的房子裡有兩百個的人。
- (10) a. *這個瓶子裡有一滴的水。
b. 這個瓶子裡有一千滴的水。

- (11) a. *衣櫃裡的衣服只有一種的款式。
b. 衣櫃裡的衣服有一百種的款式。

第6章「量詞的句法位置」承接第5章的基本觀點，集中討論漢語中量詞具體的句法位置以及整個數量表達的句法結構。作者認為，在 DP 以下，除了用於表徵「數」範疇的投射 NumP 和用於表徵量化概念的投射 QuantP 以外，還有另外一個功能性投射 UnitP。作者假設，數詞基礎生成於 [Spec, UnitP] 位置，而個體量詞、個體化量詞或種類量詞則佔據 UnitP 的中心語位置。因此數詞和量詞在 UnitP 中構成 Spec-Head 關係，如下 (12) 所示（用 CL 表示量詞，下同）。

- (12) [_{UnitP} Numeral [_{Unit} CL NP]]

作者認為，僅僅是數詞的出現便可表明 UnitP 進行了投射，而不管該投射的中心語是否以顯性的形式出現。單位詞除了可以實現為 UnitP 的中心語外，還可以實現為 QuantP 和 NumP 投射的中心語，分別有如下兩個結構：

- (13) [_{QuantP} [_{Quant} CL NP]]

- (14) [_{NumP} CL NP]

作者假設所有類型的量化詞在表層都處於 [Spec, QuantP] 位置上。當量化詞與量詞共現（第3章對此已有論述）時，量化詞則處於 [Spec, UnitP] 位置上。當 QuantP 與 UnitP 共現時，原本基礎生成於 [Spec, UnitP] 位置上的數詞必須移動到 [Spec, QuantP] 位置上，如下 (15) 所示。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麼在表層結構中數詞不一定要與量詞緊鄰，即兩者之間可以插入其他成分。而如 (12) 所示的嚴格的 Spec-Head 關係則無法做出恰當的解釋。

- (15) [_{QuantP} Numeral [_{Quant} Quant [_{UnitP} t_{Numeral} [_{Unit} CL NP]]]]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QuantP 與一般的「量」(quantity) 有關，而 UnitP 則與「數數」(counting) 有關。而且從句法上說，數詞允准類似於「整整」、「總共」那樣的副詞，而量化詞則無法做到。因此，這類副詞通過 UnitP 來獲得允准而非由 QuantP 來允准。作者在第4章曾經討論過漢語中表示複數概念和單數概念的 RUW 和 SUW，兩者都與「數」這個範疇有關，因此兩者都佔據 NumP 投射的中心語位置。至於出現在單位詞前的形容詞的句法地位如何，作者認為是附接在 UnitP 上的附加語。以上所討論的均為具有右分叉結構的數量表達，那麼具有左分叉結構的數量表達情況又如何呢？作者認為在左分叉結構的數量表達中，單位詞基礎生成於 N，然後經中心語移位並在表層上實現為 UnitP 的中心語。具有左分叉結構的數量表達其句法結構如下所示：

- (16) [_{MonP} [_{QuantP} Numeral [_{Quant'} Quant [_{UnitP} t_{Numeral} [_{Unit'} CL [_{NP} t_{CL}]]]]] [_{Mon'} Mon NP]]⁵

作者還從跨語言的角度探討了 UnitP 中心語不同的實現方式。例如，在漢語中，UnitP 的中心語一般以顯性的形式實現為個體量詞或個體化量詞；在 Yudja 語、Ojibwe 語等語言中，UnitP 的中心語則沒有語音內容；而在 Dëne 語等語言中，沒有語音內容的 UnitP 中心語只相當於漢語中的個體量詞而不與漢語中的個體化量詞對應；而在英語中，沒有顯性語音形式的 UnitP 中心語會選擇帶有 [+Numerable] 特徵的名詞，而有顯性語音形式的 UnitP 中心語則會選擇帶有 [-Numerable] 特徵的名詞。由此可見，功能性投射 UnitP 是語言差異的關鍵所在。

第 7 章「名詞-量詞複合詞」主要探討漢語中由名詞和量詞所組成的複合詞（以下簡稱 N-CL 複合詞）。例如，在「一滴水滴」中的「水滴」是由名詞「水」和量詞「滴」組成的複合詞。作者把出現在 N-CL 複合詞當中的量詞稱為「低位量詞」（lower classifier），而把出現在複合詞外部的量詞稱為「高位量詞」（higher classifier）。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樣，即使在複合詞內部已經有了量詞（即低位量詞），但當該類複合詞與數詞組合時，兩者之間仍然需要一個單位詞，所以漢語中的 N-CL 複合詞帶有 [-Numerable] 特徵。漢語中任何種類的量詞都可以接在名詞後面形成 N-CL 複合詞，而且所有類型的名詞都能出現在 N-CL 複合詞中，所以 N-CL 複合詞的能產性是很高的。出現在該類複合詞中的量詞在 [Delimitability] 屬性以及語義選擇上與該量詞的自由形式保持一致，而且 N-CL 複合詞中的量詞位置較為固定。雖然 N-CL 複合詞具有上述特點，但其本身並不是一個完全同質的自然類，因為如果低位量詞是種類量詞的話，那麼由此而形成的 N-CL 複合詞與其他類型的 N-CL 複合詞在分佈、解讀以及被修飾能力等方面存在不少差異，例如「大花類 / 大花種」不能說，但「大花朵」可以說。基於這些觀察，作者指出，如果低位量詞不是種類量詞，那麼它實現為功能性投射 DelimitP 的中心語。此時，低位量詞的 [Delimitability] 屬性決定整個 N-CL 複合詞的 [Delimitability] 屬性；中心語 Del 選擇 NP 作為其補足語，當 N 提升到 Del 後便形成 N-CL 複合詞。下例 (17) 是 N-CL 複合詞「冰塊」的生成結構。

- (17) [_{DelP} [_{Del'} 冰-塊 [_{NP} t_冰]]]

需要注意的是，[Spec, DelP] 位置只能由描寫性修飾語來佔據。另一方面，如果低位量詞是種類量詞，那麼它的基礎生成位置是 N 而不是 Del。至於高位量詞，作者認為它佔據 UnitP 的中心語位置；如果高位量詞是「個」或者是低位量詞的拷貝形式（例如在「一滴水滴」中，處於 N-CL 複合詞「水滴」中的「滴」是低位量詞，其拷貝形式出現在高位），那麼此時的

5. 關於該結構中的 Mon 以及 MonP 的分析請看下文。

高位量詞並沒有語義內容，它僅僅扮演一個位置佔有者 (place-holder) 的角色。這表明不同句法位置上的量詞具有不同的句法屬性。

第 8 章是全書的結論部分。作者回顧了全書所關注的四大問題：可數性問題、「數」範疇問題、結構問題和位置問題，並由此總結出漢語量詞的 5 大句法功能：充當 UnitP 的中心語、充當 QuantP 的中心語、充當 NumP 的中心語、充當 DelP 的中心語以及位置佔有者。

二、 評述

漢語的數量表達一般由三部分組成：數詞、量詞和 NP。漢語中量詞的分佈很廣，並不限於數量表達。本書是作者近年來專注於漢語量詞及其相關問題研究的集大成者（如可參見 Zhang (2011a, 2011b, 2011c, 2012a, 2012b, 2014)）。與一般單純討論量詞屬性的文獻相比，本書的特點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本書對名詞提出了新的分類方法，這是對傳統名詞兩分法觀點的一次重新審視。對名詞進行分類較為傳統的方法是作可數 / 物質名詞之分，前者所指稱的實體可以自然地成為離散的可數的單位，而後者所指稱的實體則不能以這樣的單位出現。在英語中，數詞可以與可數名詞直接組合，而物質名詞則需要借助於測量詞。可以分別以英語的 *book* 和 *water* 作為代表：*book* 的前面可以直接跟數詞，因此屬於可數名詞；而 *water* 前面不能直接跟數詞，因而屬於物質名詞。據此，由於漢語中的名詞一般不能直接與數詞組合而需借助量詞，所以有學者認為漢語中所有的名詞都是物質名詞（如可參見 Krifka 1995；Chierchia 1998a, 1998b, 2010；Borer 2005；Li 2013 等）。Zhang (2013) 一書中起關鍵作用的其中一個特徵是 [Numerability]。該特徵考察的是名詞能否與數詞直接組合，與可數性無關。如果說漢語數詞不能直接與名詞組合意味著漢語名詞帶有 [-Numerable] 特徵的話，那麼照上述思路，我們似乎也可以認為漢語的名詞均為物質名詞。在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觀點似乎與其他學者的觀點沒有太大區別。但本書作者卻認為關於可數 / 物質名詞的兩分法不夠精細，她基於 [Numerability] 和 [Delimitability] 兩個具有雙值特徵的屬性提出名詞的四分法，並通過名詞的四分法來對漢語的單位詞進行重新審視。從名詞的四個分類可以推知，單靠 [Numerability] 這個屬性就能區分可數與不可數名詞。但這還不足以確定一個名詞性成分究竟是否屬於物質名詞，因為根據這個分類，不可數名詞不一定是物質名詞，只有 [-Numerable] 和 [-Delimitable] 這兩個特徵組合起來才能確定一個名詞是物質名詞。換句話說，[Delimitability] 屬性把漢語名詞進一步細分成兩類：帶有 [-Numerable, -Delimitable] 特徵的物質名詞和帶有 [-Numerable, +Delimitable] 特徵的非物質名詞。按照作者的這個分類方法，如果我們不考慮單位詞的話，

由於漢語中的名詞不能直接與數詞組合，所以漢語中所有的名詞均帶有[-Numerable] 特徵。

第二，本書對漢語量詞的功能提出了新觀點。一般的觀點認為，量詞的基本功能是把物質名詞分成可數的單位，也就是使名詞個體化。其中較具代表性的是 Chierchia (1998a, 1998b) 和 Cheng & Sybesma (1998, 1999)。Chierchia (1998a, 1998b) 認為，漢語的名詞均是物質名詞；量詞的功能在於使物質名詞可數。對 Chierchia 而言，漢語的名詞缺乏物質 / 可數之分。而 Cheng & Sybesma (1998, 1999) 則認為，雖然在實現形式上與其他語言（例如英語）存在差別，但漢語名詞有物質 / 可數之分；在英語中，物質 / 可數之分由「數」範疇的形態手段來實現；而在漢語中，這種區分體現在量詞的層面上。雖然 Chierchia (1998a, 1998b) 和 Cheng & Sybesma (1998, 1999) 在漢語到底有沒有物質 / 可數之分問題上存在差異，但他們都認為量詞的功能在於使（物質）名詞個體化。但是本書作者另闢蹊徑地認為，在量詞語言中可以通過 [Numerability] 和 [Delimitability] 兩種屬性區分物質名詞和非物質名詞，因此量詞的功能不在於使物質名詞個體化。由於量詞能直接與數詞組合，所以量詞便帶有 [+Numerable] 特徵。而同時也由於漢語中所有的名詞都帶有 [-Numerable] 特徵，因此在漢語的數量表達中，量詞便成為 [+Numerable] 特徵的唯一承載成分。量詞的功能在於表徵一個可用於數數的單位 (Zhang 2013: 69)。

第三，本書的研究表明，即使是在像漢語那樣典型的量詞語言當中，也有系統的能表徵「數」範疇的手段。傳統觀點認為在量詞語言中，單數與複數的差別缺乏系統性；在量詞語言中缺乏可以編碼複數概念的系統手段。但本書作者對傳統觀點提出了質疑，她認為作為一種量詞語言，漢語中所有的量詞都可以通過複製重迭來實現複數概念，而 SUW 則用於表達單數概念。換句話說，單 / 複數之分並非僅限於非量詞語言。更為重要的是，本書的研究說明量詞系統與標記「數」範疇的系統之間並非相互排斥，即在一種語言中是否有量詞可用與該種語言中是否存在系統的「數」範疇標記之間並沒有直接的必然聯繫。

第四，本書對漢語量詞的句法結構、句法位置以及語義解讀提供了精細詳盡的描寫和分析。作者不但花了很大的篇幅來分析量詞的多種句法實現方式及其相應的語義屬性，而且還系統地考察了一般文獻中較少提及的 N-CL 複合詞的屬性及其生成過程。另外，本書的特別之處還在於作者並沒有拘泥於用統一的方法來處理漢語數量表達的句法結構。作者認為漢語數量表達的具體句法結構與量詞的種類有關。誠然，利用統一的方法或許是以追求理論一致性作為出發點的，但是追求理論一致性則應以精準的描寫作為其基礎的。

第五，本書的跨語言語料相當豐富，因此本書應該成為相關問題的類型學研究重要的參考資料。雖然本書以「漢語的量詞結構」為題，但書中的討論並沒有僅限於漢語一種語言。例如，從跨語言的角度看，如果我們把 [Numerability] 屬性看作是一個連續統的話，那麼漢語自然處於這個連續統

中帶有 [-Numerable] 的一端，而類似於 Hopi 語、Yudja 語那樣的語言則屬於該連續統中帶有 [+Numerable] 的另一端，因為在這類語言中，名詞可以無條件地與數詞直接組合。處於這個連續統中間位置的則是類似於英語那樣的語言。這與上面所提及的第三點在類型學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即便如此，本書仍有值得商榷之處。第一，Zhang (2013) 一書中一個較為核心的觀點是「漢語中所有名詞都帶有 [-Numerable] 特徵」。這就意味著漢語中所有的名詞都不能直接與數詞組合。這個觀點顯然值得商榷。誠然，現代漢語中，名詞一般不與數詞直接組合，兩者之間要有量詞。但這並不意味著數詞不能與名詞直接組合。現代漢語中，數詞直接與名詞組合的現象是存在的。⁶ 下面對現代漢語的數詞與名詞直接組合的結構作簡要的討論。

數詞與名詞直接組合的結構（以下簡稱「數名結構」）較多地出現在以下語境中：(1) 成語或慣用語；(2) 新聞標題及新聞（包括體育賽事）報導，例如「（某球隊）上半場連進三球，下半場連丟三球」、「（某球員）在攻守兩端均發揮重要作用」等；(3) 書刊名稱，例如《現代漢語八百詞》；(4) 科技用語⁷；(5) 列舉複指，例如「張三李四二人一同前往」；(6) 縮略語，例如「八國集團」、「六方會談」、「兩廣總督」等。

能進入數名結構中的名詞主要有事物名詞和事件名詞。事物名詞又可以分為具體名詞和抽象名詞。具體名詞又可以進一步分為：(1) 表人物的名詞；(2) 表器官的名詞；(3) 表行政單位的名詞；(4) 表機構團體的名詞；(5) 表地方或處所的名詞等。而當抽象名詞進入數名結構時則有如下一些限制，如：(1) 數詞通常限制在「一」；(2) 在「一」前面經常出現限定詞（如「這」、「每」、「任」等）；(3) 抽象名詞多為雙音節詞。而當事件名詞進入數名結構時也會存在跟抽象名詞進入數名結構時類似的特點。能進入數名結構的名詞最大的特點是可以實現量化。與此相反的是，專有名詞和不可量化的名詞也就不能進入數名結構中。而能進入數名結構中的數詞一般有實指和虛指兩種意義。實指又可以分成表示確定的數量和表示序列數目兩種。而虛指的用法則較多地出現在成語、慣用語或一些方言當中。

在古漢語中，數名結構是極為常見的一種結構形式。即使在量詞大量出現以後，數名結構並沒有消亡，而是出現了數名結構與「數詞+量詞+名詞」（以下簡稱數量名）結構長期並存的局面。現代漢語中的數名結構在使用範圍上雖不及數量名結構，但數名結構依然存在於現代漢語中應是不爭的事實。

現代漢語中，數名結構不僅存在，而且在某些情況下必須強制性地使用該結構，數詞與名詞之間不能加進量詞。例如，漢語中存在「數詞+關係集合名詞」一類的結構，如「兩夫妻、三兄弟、四姊妹」等。其中的數

6.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的啟發。

7.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提醒。

詞和名詞之間一般不能插入量詞。如果要出現量詞，要麼語義有變化，要麼改變語序（例如，兩夫妻-兩個夫妻-兩對夫妻-夫妻兩個）。而且這類結構中的數詞與名詞之間的關係要比一般的數名結構更加緊密，這可以表現為兩者間一般不能插入其他修飾成分。例如，可以說「相敬如賓的兩夫妻」，但不能說「兩相敬如賓的夫妻」；可以說「義結金蘭的四姊妹」，但不能說「四義結金蘭的姊妹」。需要指出的是，這類結構並非僅限於普通話，在方言中也普遍存在「兩+關係集合名詞」的數名結構，且中間不能插入量詞。據丁加勇 (2005: 22)，長沙方言、婁底方言、南昌方言、於都方言、萍鄉方言、貴陽方言、柳州方言等均存在該結構。除了該結構以外，當數詞表示次序時，數名結構一般不能直接加入量詞（例如，四舅-*四個舅）；當數詞表示虛指時，數名結構一般也不能加入量詞（例如，千軍萬馬-*千個軍萬匹馬）。當名詞是某些方位詞時，數名結構一般也不能加入量詞（例如，兩頭（不討好）-*兩個頭（不討好））⁸。還有一類結構也值得關注：在「數詞+大+名詞」這類結構中，一般沒有顯性的量詞，「大」前面直接加數詞，其後緊跟名詞性成分。例如，「三大保證」、「四大名醫」⁹、「唐宋八大家」、「江南三大名樓」、「四大發明」、「四大名著」等均屬此類。該類結構往往是同一類事物的合稱，其中的「大」意義早已超出作為形容詞「大」的原意，是一種虛化的用法。這類結構逐漸成為一種固定的表達格式，其中的數詞和名詞性成分之間一般也不能加進量詞。

現代漢語中存在數名結構，且在某些情況下具有強制性的特點。這對 Zhang (2013) 的觀點提出了挑戰。因為按照 Zhang 的觀點，漢語名詞不能直接與數詞組合，具有 [-Numberable] 特徵。但這既無法解釋古漢語中數名結構的常見性，也無法解釋數名結構與數量名結構長期共存的局面，同時也無法解釋某些情況下數名結構所具有的強制性特點。

那麼我們能否像 Zhang (2013: 216) 那樣假設漢語中的數名結構其實也是一個數量名結構，只不過其中的量詞為空呢？又或者假設是數量名結構中的量詞被省略呢？這種假設面臨不少問題。首先，從句法行為上看，上面的分析已經表明有些數名結構可以直接加入量詞，有些則不能；有些數名結構在加入量詞後，名詞要發生一定的變化；有的數名結構在加入量詞後語義會發生變化，而有些則不會。第二，從跨語言的角度看，正如丁加勇 (2005) 指出的那樣，即使在一些含有個體量詞或個體量詞豐富的語言中，數名結構依然有存在的價值。第三，從使用的限制看，數量名結構作為一種典型的形式對使用場合或環境基本上沒有什麼特殊要求，而數名結構作為一種非典型結構，在使用場合或環境上有一定的要求。第四，如前所述，古漢語中的數名結構是極為常見的一種結構形式，而當量詞大量出現

8. 能進入數名結構中的方位詞一般是單音節方位詞。而類似於「上面」那樣的合成方位詞和類似於「東、南、西、北」那樣的方位詞一般不能進入數名結構。

9. 感謝匿名審稿專家惠賜兩例。

後，出現了數名結構和數量名結構長期共存的局面。這說明，即使是在量詞大量出現後，數名結構並沒有因為數量名結構逐漸佔據優勢地位而很快消失，而是一直延續到近代漢語並在現代漢語中保存下來。這幾方面的事實說明，數名結構和數量名結構看來應是兩種不同的結構。

第二，Zhang (2013) 一書中「漢語中所有名詞都帶有 [-Numerable] 特徵」的觀點所引發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名詞真的帶有 [-Numerable] 特徵，那麼在數量表述中 [+Numerable] 特徵由什麼成分來承擔？一個很自然的推論是，「量詞成了 [+Numerable] 特徵的唯一承載成分」(Zhang 2013: 50)。但這個推論也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漢語普通話中的量詞並不總是與數詞共現，還存在著「量詞+名詞」（以下簡稱量名）結構。而且正如 Cheng & Sybesma (1999: 525–527) 指出的那樣，普通話的量名結構並非是（數詞）語音刪除的結果。而且量名結構也存在於漢語的其他方言中，如粵方言和吳方言。此外，漢語數量名結構和量名結構在焦點分佈上存在差異。例如，陸儉明 (1997: 36) 分析了「只」的語義指向問題，對區分數量名結構和量名結構也具有啟發意義。請看下列：

- (18) a. 他沒吃什麼，只吃了一個麵包。
 b. 他沒吃什麼，只吃了個麵包。
- (19) a. 他麵包吃得不多，只吃了一個麵包。
 b. *他麵包吃得不多，只吃了個麵包。

在 (18a) 中，「只」的語義指向既可以是「一個」，也可以是「麵包」。但在 (18b) 中，句子的焦點只能是「麵包」而不能是「個」。在 (19) 中，由於前一分句中已經出現了「麵包」，所以「麵包」不能成為後一分句的焦點。因此在 (19a) 中，「只」指向數量成分「一個」。同理，(19b) 中的「只」理應指向數量，但該句中沒有數量，因此句子不合法。由此可見，數量名結構和量名結構似乎應該區別對待。如果說「量詞成了 [+Numerable] 特徵的唯一承載成分」意味著量詞可以與數詞直接組合，從而構成典型的數量名結構的話，那麼沒有（顯性）數詞出現的量名結構中的 [+Numerable] 特徵又該如何處理呢？其次，從歷時的角度來看，就目前所掌握的資料而言，漢語的量詞早在殷墟甲骨卜辭中就已經存在。量詞在上古漢語中以名詞的形式存在的。計量和計數的需要使得不少名詞臨時性地充當量詞的角色，當這種計量和計數逐漸成為常態後，這類名詞就可能漸漸量詞化。如何從原本帶有 [-Numerable] 特徵的名詞演變成帶有 [+Numerable] 特徵的量詞？如果不說這個推論有問題，那至少可以說 Zhang (2013) 對此語焉不詳。

第三，Zhang (2013) 書中「漢語中所有名詞都帶有 [-Numerable] 特徵」的觀點所引發的另外一些問題還包括對構詞過程討論的不足以及對數詞虛指用法討論的不足。首先，前文曾經提及雖然 Zhang (2013) 一書聚焦於漢語量詞的句法結構、句法位置的討論，但該書的一個特點在於它還

討論了 N-CL 複合詞的構詞過程。但很可惜的是，本書沒有對「數詞+名詞」的構詞過程作深入的討論。從上面關於漢語數名結構的討論中不難發現，數名結構在構詞方面確實起著關鍵作用。其次，Zhang (2013) 對數詞「一」的分類討論是很具有啟發意義的。她較為詳細地分析了「一」的非數詞用法，包括泛指量化詞用法、存在量化詞用法以及最大量化詞用法。從傳統語法的角度看，這其實就反映了「一」的虛指用法。但她僅僅分析了「一」而沒有涉及能起虛指功能的其他數詞。例如，「十面埋伏」以及「十室九空」中的「十」也有最大量化詞用法。「三魂七魄」、「五湖四海」中的「三」、「七」、「五」、「四」也有泛指量化詞的用法。這兩點不足或許都與本書作者所持的「漢語中所有名詞都帶有 [-Numerable] 特徵」觀點有關。

第四，Zhang (2013) 書中缺乏對 MonP 定義及其作用的討論。在 P234 上，作者為處理具有左分叉結構的數量表達的句法結構而引入了 MonP，但作者對於該短語的定義及屬性作用並未作深入分析。該短語的引入在缺乏獨立證據支持之餘還缺乏與前文內容必要的聯繫和過渡，略顯突兀，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讀者的理解。

MonP 實為單調性短語 (Monotocity Phrase)。該結構來源於 Schwarzschild (2006) 一文。該文的核心觀點是，名詞短語中所包含的維度 (dimension) 屬性 (如重量、長度、密度、溫度、容量等) 應該在句法中得到表徵。該短語用於編碼句法結構與維度類型之間的聯繫。可以認為，MonP 是一個連接句法與語義的功能性投射。它的一個重要功能是在測量短語 (Measure Phrase, 以下簡稱 MP) 與名詞之間表徵相關的維度屬性。相關的維度是通過「單調性」體現的。所謂的「單調性」是針對名詞所指稱實體的部分-整體 (part-whole) 關係而言的。例如，假設有一堆蘋果。從其中取走一些，這堆蘋果的重量會下降。如果往這堆蘋果裡添加一些，這堆蘋果的重量就會上升。但無論是取走蘋果還是添加蘋果，都不會影響原來這堆蘋果的溫度或者顏色。因此，重量這個維度對於蘋果的部分-整體關係而言就是「單調」的，而溫度、顏色等維度則是「非單調」的。從句法的角度看，MonP 的結構如 (20) 所示 (來自 Cornilescu 2009: 36)：

(20) [_{MonP} MP [_{Mon'} Mon NP]]

該投射的中心語 Mon 以一個辭彙性語類 (lexical category) NP 作為其補足成分，而 Spec 位置則由 MP 佔據。中心語 Mon 向 MP 指派一個「測量」(Measure) 的題元角色 (θ-role)，其實就是把補足成分 NP 概念構成中相關的單調性維度投射到 MP 上。該結構所表達的語義是，一個維度屬性使 NP 所指稱的實體有了程度 (extent 或 degree) 或間距 (interval) 之分，而 MP 則用於描述某個實體在某種維度上具體的間距或程度水準。這兩者通過中心語 Mon 連接起來。但需要指出的是，Mon 並沒有明確測量的維度是什麼，它只是對於測量維度的選擇設置了限

制。Mon 可以涉及多種維度屬性，但關鍵在於它所涉及的維度對於 NP 的部分-整體關係來說必須是單調相關的。

Schwarzschild (2006: 72) 認為，MP 和 NP 所處的句法關係類型會限制了它們所獲得的解讀。不難發現，漢語中同一個名詞與不同的量詞組合時有不同的語義指稱。請看下列（摘自 H. Zhang (2007: 52)）：

- (21) a. 三堂課
b. 三門課
- (22) a. 一棟樓
b. 一層樓
- (23) a. 三張報紙
b. 三份報紙
c. 三家報紙

如果 Zhang (2013) 能結合 MonP 來分析漢語上述結構，或許一方面能讓讀者對 MonP 有更加清楚的認識，另一方面也能加深關於量詞在名詞語義解讀方面所起作用的理解。一般的觀點認為，現代漢語名詞是物質名詞，需要經過量詞切分後才可與數詞連用，即漢語中的切分功能由量詞行使。與此不同，Zhang (2013: 67–69) 認為，在數量結構中，量詞的功能在於表徵一個用於數數的單位，而不在於切分成分或使成分個體化。但上述例子表明，量詞似乎還有其他的功能而並非僅限於創造一個數數的單位。如果把上述例子中的「三堂」、「三門」、「一棟」、「一層」、「三張」、「三份」以及「三家」等看作是 MP 的話，那麼顯然這些 MP 在名詞語義解讀中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Cornilescu (2009) 關於羅馬尼亞語的研究也有類似的觀察。但可惜的是，Zhang (2013) 一書並未對此有深入系統的論述。

此外，本書有個別地方的論述顯得不太一致或略顯牽強。如在 P31 上，作者指出在 Karitiana 語中，所有的名詞都無條件地與數詞直接組合。但在 P32 上，作者卻說在 Karitiana 語中，有的名詞可以直接與數詞組合而有些名詞則不能。而在 P109 上，作者認為「師生倆」之所以不能說，極有可能是因為一個老師通常不只一個學生，因此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不是一對一的。但這樣的思路不能解釋為什麼「師徒倆」可以說，因為我們也可以認為一個師傅可能不只有一個徒弟。

但是瑕不掩瑜，本書是一本研究語言中量詞結構及其相關屬性的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獻，值得相關領域的讀者給予高度關注。

謝辭

文章承蒙匿名審稿專家惠賜評論和修改意見，謹致謝忱。文中舛誤，概由筆者負責。

參考文獻

- Borer, Hagit. 2005. *Structuring Sense Volume 1: In Name Onl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Lisa Lai-Shen & Rint Sybesma. 1998. *Yi-wan tang, Yi-ge tang*: classifiers and massifiers. *The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28.3: 385–412.
- Cheng, Lisa Lai-Shen & Rint Sybesma. 1999. Bare and not-so-bare nouns and the structure of NP. *Linguistic Inquiry* 30.4: 509–542.
- Chierchia, Gennaro. 1998a. Reference to kinds across languages. *Natural Language Semantics* 6: 339–405.
- Chierchia, Gennaro. 1998b. Plurality of mass nouns and the notion of “semantic parameter”. *Events and Grammar*, ed. by Susan Rothstein, 53–103. Dordrecht: Kluwer.
- Chierchia, Gennaro. 2010. Mass nouns, vagueness and semantic variation. *Synthese* 174.1: 99–149.
- Cornilescu, Alexandra. 2009. Measure phrases and the syntax of Romanian nouns and adjectives. *Bucharest Working Papers in Linguistics* 1: 35–67.
- Ding, Jia-yong (丁加勇). 2005. Xiandai Hanyu shuming jieyou de pianzhang gongneng 現代漢語數名結構的篇章功能 [The textual function of numeral-noun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05.1: 19–25.
- Krifka, Manfred. 1995. Common nouns: a contrastive analysis of Chinese and English. *The Generic Book*, ed. by Gregory N. Carlson & Francis Jeffry Pelletier, 398–41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 XuPing. 2013. *Numeral Classifiers in Chinese: The Syntax-Semantics Interface*.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 Lu, Jianming (陸儉明). 1997. Guanyu yuyi zhixiang fenxi 關於語義指向分析 [On the analysis of semantic orientation]. *Zhongguo Yuyanxue Luncong: Diyiji 中國語言學論叢: 第一輯 [Stud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s: Volume 1]*, ed. by C. -T. James Huang, 34–48. Beijing: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zschild, Roger. 2006. The role of dimensions in the syntax of noun phrases. *Syntax* 9.1: 67–110.
- Zhang, Hong. 2007. Numeral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16.1: 43–59.
- Zhang, Niina Ning. 2011a. Noun-classifier compounds in Mandarin Chinese. *Plurality in Classifier Languages: Plurality, Mass/Kind, Classifiers and the DPs*, ed. by Young-Wha Kim, 195–244. Seoul: Hankukmunhwasa.
- Zhang, Niina Ning. 2011b. Semantic features of counting units in a syntagmatic perspective. *Language and Cognition: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James H.-Y. Tai on His 70th Birthday*, ed. by Jung-hsing Chang, 363–393. Taipei: Crane.
- Zhang, Niina Ning. 2011c. The constituency of classifier constructions in Mandarin Chinese. *Taiwan Journal of Linguistics* 9.1: 1–50.
- Zhang, Niina Ning. 2012a. Countability and numeral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Chinese. *Count and Mass across Languages*, ed. by Diane Massam, 220–23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Zhang, Niina Ning. 2012b. *De* and the functional expansion of classifier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3.3: 569–582.
- Zhang, Niina Ning. 2013.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Zhang, Niina Ning. 2014. Expressing number productively in Mandarin Chinese. *Linguistics* 52.1: 1–34.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By Niina Ning Zhang. Berlin: De Gruyter Mouton, 2013

A fairly contentious issue within Chinese studies has been the syntax and function of the classifier. In *Classifier Structures in Mandarin Chinese*, the author provides a detailed descrip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yntactic structure, positioning, and interpretation of Mandarin classifiers. In this work, she has sorted nouns into four categories based on the bivalent features of [Numerability] and [Delimitability], resulting in new perspectives on classifier function and noun classification. This reference work is a basic resource for any further research into the topic.

Keywords: classifier, numerability, delimitability, plurality, syntactic structure

Reviewer's address

Haoxi Deng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Exchange
Wuzhou University
No. 82 Fumin san Road, Wuzhou
Guangxi 543002
China
Hawkclass2@163.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7 November 2014

Date accepted: 23 September 2016